

# 共和国将帅

## 全纪录

党史研究出版社

共和國將帥

中國革命軍總司令  
蔣中正

# 共和国将帅全纪录

主 编 李广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杨瑞华（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贺方兴（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 第三卷

党史研究出版社

## 36. 陈明仁



陈明仁（1903～1974），号子良，生于湖南醴陵洪源冲。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1925年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一、二次东征。1928年起，在国民党军队中任第10师28旅团长、旅长，第80师、第2预备师师长，第71军军长。1944年率部作为中国远征军一部参加滇西、缅（甸）北对日军反击作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国民党军第7兵团司令，南京总统府参军，华中“剿匪”副总司令兼武汉警备司令和第29军军长，第1兵团司令。1949年，先后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长沙警备司令和湖南省政府主席、省“绥靖”总司令。8月，在人民解放军向中南地区进军时，与程潜等率部起义，对和平解放长沙做出了贡献。12月加入人民解放军，任湖南军区副司令员，第21兵团司令员，第55军军长。先后兼任湖南省临时人民政府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 岁讨媳妇“冲喜”

陈明仁于1903年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市洪源乡洪源村的陈家岭，祖辈是种田人，祖父陈申其主家时，家里只有10余亩田。到了父亲陈保廉手里，家业大兴，有良田200余亩，可收1000多担谷子，成为赫赫有名的富裕户。陈保廉生有四子，陈明仁排行老大，下有三个弟弟。

陈明仁小时调皮，但聪颖过人。五六岁时，常爬到神龛上将祖宗牌子拿下来当玩具，惹得管教甚严的祖母破口大骂。在读私塾时，陈明仁特别用功，成绩总是名列前茅。1914年陈明仁在高小读了一年，1920年考上了长沙兑泽中学。1922年他中学毕业后，便回到家乡白兔潭祠堂小学教书。1924年春，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军政部长程潜派李明灏、柳漱风等人到湖南为“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招收学生。陈明仁听到此讯欢喜欲狂，连声叹曰：“当今世道是个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的年代，大丈夫应当志在四方。”“马革裹尸而还，方显英雄本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投考军校，拿起武器，打倒列强！”

“挨驰，爹，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让我投军去吧。”陈明仁向祖母和父亲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不行！”掌握家庭内外大权的祖母坚决不肯，她声色俱厉地说：“留你伯伯的崽明礼在家种田，让你在长沙城里读了几年中学堂还不知足，还想到外面去读军校。莫做咯好梦！”

“要去，我红黑要去。肯，我要去；不肯，我也要去。”“红黑”二字是湖南人表决心的习惯用语。

坐在一旁的父亲陈保廉不知如何是好，默不作声。他深知考军校是件好事，懂得“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的道理，陈明仁到兑泽中学读书就得到父亲的全力支持。

“挨驰，让他去算了啰！”站在一旁的谢芳如轻轻地说了一句。

“不行！我们为你做恶人，你倒做好人，贱东西。”挨驰把孙媳妇骂了一顿。她只好忍气吞声。

陈明仁13岁时，母亲病重，想讨媳妇“冲喜”。他便和谢芳如结了婚。妻子比他大一岁。谢芳如是农家女子，长得美丽端庄，聪明善良，勤劳朴实。婚后两口子感情融洽深挚。

挨驰置陈明仁的要求和孙媳妇的劝慰于不顾。于是，陈明仁情绪消沉，每天饮酒解愁，跑到石溪头赌钱打牌，消磨时日。久而久之；染上了豪饮豪赌的习气。他的“手运”很差，打牌牌不顺，押宝不灵，竟然连被褥帐子也输掉了。有一次还输了10担茶油。父亲只得帮他还清油账，但陈明仁仍然日夜赌钱，以致一输到底，债台高筑。祖母知道后，捶胸顿足，顺手拿起一根竹扁担，冲着陈明仁边骂边打。倔强的陈明仁与挨驰对骂起来，气得祖母呼天喊地，狠狠地骂道：“你咯个上下的家伙，给我滚！”

陈明仁破釜沉舟，决心出走。他连夜赶了几十里夜路来到族叔陈旷周家里，请他想办法好去广州报考黄埔军校。陈旷周曾经是程潜任湘军总司令时的科长。他最器重陈明仁，认为这个侄子将来会大有出息，于是立即向程潜写了一封推荐信，并给陈明仁一笔路费和一套新的被褥帐子，还派了一个姓胡的大汉子帮他挑行李，一直送到长沙城。

临行前，谢芳如带着儿子扬剑、扬铨赶到陈旷周家。丈夫要出走，她哭了一个通宵。边哭边帮丈夫上了两双袜底子。陈明仁接过妻子亲手上好了底的纱袜子，流着热泪说：“芳如，等着吧！我陈明仁只要干出一点名堂来，就会来接你的……”

“谢嫂子，放心吧！陈哥儿这一去，鹏程万里，不当个军长，也要当师长回来。”挑行李的胡大汉子一边催促启程，一边风趣地说。

## 黄埔军校历练成才

陈明仁从长沙乘火车到汉口，再绕道上海坐海轮到达广州。登岸之后，直奔大元帅府军政部找程部长，程潜派李明灏将军出来接见。李明灏也是醴陵人，与程潜既是同乡，又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这时，程潜兼任陆军讲武学校校长，李明灏任教育长。几个月前他去长沙招来一批年轻学员，其中有陈赓、左权、宋希濂、李默庵、邓文仪等。李明灏习惯地偏着头对陈明仁说：“名额满了，不收了，你还是回去吧。”陈明仁急不可耐地回答：“我是醴陵来的。”

他以为既是同乡人，总可以讲点情面吧。谁知李明灏当面泼了一瓢冷水：“醴陵的更不能收。程部长早有指令：这次回湘招生，要以惟才是举，不能只讲乡亲熟人关系。”陈明仁这时急中生智，使了个激将法：“陈科长的信里，并没讲我是个饭桶。”

“陈科长！哪个陈科长？”李明灏接过陈旷周写的引荐信，从信中得知陈明仁是陈保廉之子，并且是个“有用之才”时，便亲热地说：“我可以帮你跟程部长讲讲看。不过，你要改个籍贯，不能写醴陵人。因为现在要求入伍的人很多，我们收不了，如果只收醴陵人，人家会讲闲话。”

陈明仁心领神会，便将籍贯胡乱地改为浏阳，经程潜审阅后，讲武学校破例地收了他这个“有用之才”。当时讲武学校有四个大队，陈明仁被编在第4大队。

讲武学校对学生的训练与管理都是沿用旧军队的一套，动辄打骂，军阀习气甚浓。监督周贯虹对学生压制尤严，学生对此敢怒不敢言。程潜为办好学校，把军政部官员的伙食费节约一部分作学校经费。有时还变卖个人的金银首饰以资助学生伙食。虽然伙食可以勉强维持，而学生生活仍然比较艰苦。陈明仁入校虽晚，但刻苦学习，各科成绩均达到了优秀。他遇事敢说敢为，在学生中很有威望。一天晚自习，经陈明仁提议，全队集体向学校提出了改善伙食的要求。次日，学校传令全体集合，周贯虹走上讲台，怒不可遏地宣布：“昨天四队发生的事，是造反！堂堂大本营学府，容不得此等不法行为。”顿时会场一片沉寂，空气似乎要凝固起来。

“领头的是谁？站出来！”周贯虹声嘶力竭地叫喊。

“是我！”陈明仁应声出列。他认为，本队学员的正当要求无可非议，更谈不上“不法”。周贯虹斜视着这位浓眉大眼的年轻人，心中思忖：好家伙，胆量倒不小，何不杀一儆百。于是他高喊“来人”，霎时走出两名校警，当着400名师生之面。将陈明仁手心重重打了20下。打毕，周贯虹咬牙切齿地说：“似这等违纪行为，本应军法从事，念其坦白，从轻处罚，毋勿后犯。”陈明仁对此极为不服。

1924年9月，孙中山从广州进驻韶关，指挥北伐。程潜担任鄂军总司令随队出征。一天，孙中山到讲武学校讲话宣布：“程校长须随师北伐，不能兼顾校务。今

后讲武学校合并于黄埔，由蒋介石负责。”随即，讲武学校第3、4大队学生奉命毕业，编入总部卫队营；第1、2队学生拨给了初成立的黄埔军校。不久，第3、4大队学生集体推选陈明仁、李默庵、袁朴等12人为代表，去见蒋介石，要求到黄埔受训。陈明仁为12代表之首，向学校请假未准，12人便冲出校门到黄埔。蒋介石热情接待了这12名学生后，目送着这些虎虎有生的青年人，不由叹道：“乱时，将才难得啊！”从此，陈明仁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明仁从黄埔返回讲武学校，一进校门就被校方扣押。原来12人冲出校门之后。校长即宣布将12人开除学籍，后经黄埔学校袁秘书交涉，才收回命令。但袁秘书一走，讲武学校又挂牌开除。同学们得知陈明仁被开除学籍，又被扣押，顿时群情激愤，要求评理。校方怕闹出乱子，便采取折衷办法，由各区队联名向校方担保不开除12名学生。可是这12名代表坚决不接受这一调解，甘愿开除，当晚愤然离校。不久，黄埔与讲武学校正式合并。这时，周贯虹提出：黄埔不得接收开除的12名学生。蒋介石表面答应，暗地里则派人到陈明仁等居住的旅馆付清用费，将他们接入黄埔。当讲武学校其他同学并入黄埔时，陈明仁等12人早已编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6队了。

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陈明仁潜心钻研军事，从不参与政治社交活动，立志做一名卓越的军事家。因此，他上课特别聚精会神，尤以上战术课为甚，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并有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常与教员刘尧宸争论问题。刘尧宸很喜欢陈明仁这种敢于发表自己独特见解的人。他认为正是这些有胆有识之士。往往是驰骋疆场有所作为的将才。因此，刘尧宸的本子上暗暗记下了陈明仁的名字，在课堂争得面红耳赤之后，下课又与他亲切交谈，琢磨，切磋，双方感情十分融洽。久而久之，刘尧宸的性格、作风，给陈明仁以潜移默化的熏陶，在他的心灵深处播下了个人英雄主义的根苗。陈明仁在自传中宣称；刘尧宸是对他一生中影响最大的几个人物之一。

## 北伐军敢死队队长

1924年底，陈明仁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1925年2月，孙中山为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决定广东革命政府举行第一次东征，以平定陈炯明之乱。孙中山决定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为基干，成立两个教导团，陈明仁分配到第2团第2营第5连任见习排长。陈明仁的教官刘尧宸担任了教导2团2营营长。在围攻淡水之时，陈明仁打仗勇猛顽强，被升为少尉排长，有了正式军衔。第一次东征历时两个月于3月份结束，击溃了陈炯明之洪麟部主力，占领了淡水、五华、兴宁、梅县等重镇。

同年7月，陈炯明又卷土重来。于是，国民政府决定由蒋介石率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1师和第2师的第4团进行第二次东征。此时，刘尧宸升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

第2师4团团长的，他把陈明仁调到本团3连任中尉排长。刘尧宸打仗勇敢，从不自惜自保，但陈明仁比他还要胆大三分。

刘尧宸经常夸奖说：“我以为我是世界上最不怕死的人，哪晓得陈明仁比我还不怕死些。”

第2师4团的连长均系黄埔军校1、2队毕业生，有些连长瞧不起陈明仁等插队生。陈明仁也看不上这些连长，经常跟连长顶嘴，有一次还打了连长一记耳光。连长要严惩陈明仁，在刘团长的保护下未给任何处分。

9月，3连由虎门开赴东莞前线，营长见陈明仁身染重病，叫他留在后方。但血气方刚、好胜心强的陈明仁却坚决要求出征。3连长轻蔑地对陈明仁说：“陈排长，你带领弟兄们占领东门一个山头怎么样，还能动吗？”带病行军一夜的陈明仁，此时已疲惫不堪，但他面对连长神气的姿态和挑衅的目光，额上青筋突起，浑身热血奔涌，大喊一声：“弟兄们，跟我上。”随即一跃而起，指挥全排抢占了这个高地。接着，又一鼓作气，带领全排乘敌不备直插敌群。陈明仁这个排竟缴了陈炯明一个营的枪。后续部队很快乘胜攻入东莞。陈明仁以重病之躯，功居全团之冠，备受刘团长赏识和器重，他一面到黄埔为他报功，一面将原连长调走，升任陈明仁为3连连长。东莞一战使陈明仁崭露头角，为他后来飞黄腾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0月12日，全师在蒋介石、周恩来等黄埔高级将领直接指挥下，攻打陈炯明残部固守的惠州城。团长刘尧宸自告奋勇，愿带四团主攻惠州。陈明仁病情未减，仍坚持要参加战斗，幸好张际春让了一匹马给他骑，才减少了行军中的痛苦。

惠州地势险要，城墙坚固，四面临水，无论从哪里攻城，都必须跨过一道桥才能到达城边。陈炯明的部队居险临高，顽强抵抗。担负总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蒋介石求胜心切，炮火尚未给步兵打开通路，即令步兵冲锋，不到一个上午就伤亡数百，冲锋队伍无法继续前进。

为了突破一点，师部决定成立敢死队。师部将任务交给刘团长。刘团长命陈明仁担任敢死队长，由3连组成敢死队率先爬城。荣立战功能出人头的思想驱使陈明仁忘记了身上的病痛，决心决一死战。临战前，刘团长带头写下遗书，以示破釜沉舟。这对陈明仁影响很大。以后每次打仗，他都先写好遗书。

天还未亮，刘团长来到前沿阵地，要带领3连冲锋。他问陈明仁：“陈连长。登城的梯子都准备好了吗？”

“报告团长，一切准备就绪。”陈明仁回答。

“跟我来！”刘团长准备带头冲锋。

“不，团长，让我先上！”陈明仁坚决地向刘团长要求。

“敢死队敢死队，我们不敢死谁敢死？黎副连长带好队伍，我和你做个样子给大家看看。”刘团长以命令的口吻对陈明仁说。

陈明仁和刘团长两人率队进到城下，命令架上梯子，准备爬城。刘团长抢先一



步爬了上去。陈明仁只好在下面撑住梯脚，抬头望去，只见刘团长已迅速到了顶端，正等翻墙而上，谁知一颗子弹射来，击中刘团长的头部，刘团长随即栽倒下来，当场阵亡。

这时，有的官兵看到团长牺牲，主张撤退待命。陈明仁怒目圆睁，厉声喝道：“不行！”陈明仁扑在团长的遗体上失声痛哭，呼喊道：“团长，我们给你报仇！”他猛地站起，一把握住黎副连长的手，涕泪纵横地说：“今当以死报国，若吾两人获一生还，其各以父母妻子相托，甘苦与共，毋负亡友。”言毕，即腰缠手榴弹数枚，挟青天白日旗一面，手持驳壳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上云梯。迅速登上城头，大喊一声：“冲呀！”紧接着，黎副连长和队员们也冲了上去，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敌人不支，弃枪逃命。陈明仁率众追击，一直将青天白日大旗插上城楼的最高处，后续队伍一拥而上，攻克惠州城。这一战役成为黄埔军东征以来第一个最光辉的战例。

陈明仁率队攻城时，蒋介石带一班将领在后面阵地上用望远镜观战，见城楼上旗帜飘扬，敌军败退下去，便兴奋地问：“手持大旗第一个登上城头的是谁？”

“陈明仁！”站在身边的黄埔军校教官李明灏立即响亮地回答。蒋介石的脑海里立即浮现出那个带头要求转学有股虎气的陈明仁的雄姿。

## 蒋介石高呼“向陈明仁学习”

蒋介石认为这是大振黄埔军威的一个极好机会。战役结束后的第三天，蒋介石、何应钦、俄国顾问鲍罗廷等，在惠州城外集合全体官兵，召开庆功会。由蒋介石亲发口令，吹三番号向陈明仁致敬。蒋介石还亲自带头呼口号：“向陈明仁学习！”命令到会全体官兵举枪向陈明仁致敬，并当场宣布提升陈明仁为营长。这个事迹后来被国民党宣传了几十年。南京军事博物馆有一幅大型油画，画了陈明仁率先登城和蒋介石临阵督战。1949年9月，陈明仁进京参加首届人民政协会议时，周恩来见到陈明仁，第一句话就问：“你还认识我吗？打惠州的时候，我还向你举枪致敬哩！”

## 婉拒宋美龄做媒婆

在惠州战役中，陈明仁以勇誉满全军。惠州之役后，他的官阶衔级得到晋升，个人地位扶摇直上。有些热心肠的人要给他做媒，连宋美龄也征得蒋介石同意，介绍廖仲恺的女儿给他为妻。他拒绝说：“师母可能不知，我已有了爱人和孩子，糟糠之妻不下堂，贫贱之妻不可忘，谢谢您的好意。”

随即，又来了一位热心人，一到陈明仁住所，就以长官的姿态，先来一番称

赞：“凡黄埔学生，要是个个都像陈明仁这样英勇善战，何愁叛逆不除，军阀不灭？又何愁国家不统一，民族不复兴？”然后，满面笑容地问他：“你获得这么大的荣誉。是黄埔的骄傲，近来有什么想法？”

“这……”陈明仁略加思索之后，襟怀坦白地说：“胜利来之不易。这是国军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成果，荣誉应该属于那些壮烈牺牲了的兄弟，如刘团长、黎副连长等。这几天我正在为他们报功、申请抚恤。黎副连长家中只有一个年幼的孤儿，我想把他接到自己家里去住。”

“你家中有些什么人？”

“娼媵、父亲、继母、弟妹，还有一个糟糠之妻。”陈明仁如实回答。

“呵，你成家了？”来客本想把当时国民党一位要人的小姐介绍给他，听说他已成家，不免有些愕然，但仍语气平静地问：“你这么年轻，没有成家吧？”

“不仅成家了，还有两个犬子哩！”陈明仁不等对方说完，连忙补充说。

“这……唉！这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吧！现在出门在外，应该不予承认，另找新欢。”

“不，我承认。糟糠之妻不能忘呵！”陈明仁毅然地回答着。

“兄弟呀！这是蒋校长的意思，机遇难得呀！人家想高攀都攀不上，婚姻事小，前程事大。像你这样年轻有为，如再顺应蒋校长的意思，一定会鹏程万里。若拂逆了蒋校长的意思，那就是再有才干也难说呵。”这位来客晓以利害，但陈明仁仍果断地回答：“我是陈明仁，并非陈世美。在其他事情上可以顺应蒋校长的意思，在婚姻大事上，我不能丧失天理。”

## 不娶小老婆，惟其一人

陈明仁送走来客之后，心里忐忑不安，不知拒绝这门婚事之后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厄运。此刻，他的眼前浮现出妻子谢芳如和两个孩子的身影。早几天，他给爱人寄去了全部的奖赏，寄去了功勋证书，也寄去了一颗心。今天，他怎能忘情负义，背弃糟糠，喜新厌旧……

“糟糠之妻，永不抛弃……”他更加坚定了决心。后来，他从同乡李明灏那里听到了这样一则消息：国民党的那位要人知道陈明仁已有妻室儿女，便将那位热心的媒人狠训了一顿，认为他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蒋介石得知陈明仁表示除此事之外，其他事情都能顺应他，不仅不怪罪陈明仁，而且更宠爱他了。陈明仁拒绝了这门亲事，根本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厄运。相反，他赢得了更多的赞扬和美誉。

从此，陈明仁平步青云，一帆风顺，先入军校进修，后接连升任团长、旅长、师长。但他对妻子仍然一往深情。他亲自回乡将她和孩子接到军中，朝夕相处。

后来，陈明仁手把手地教谢芳如写字、写信和翻译电报，使她由一个“睁眼

瞎”的农村妇女，变成了知书识礼的好管家和粗通文墨的机要人员。她就是当了师长、军长太太之后，还照样一针一线地帮助丈夫缝袜底，也使陈明仁养成了谢芳如没有给新袜子上好底就不穿的习惯。

平日，夫妻互助互爱，体贴入微。有时，陈明仁心情不好，大发脾气，谢芳如就耐心劝慰，和颜悦色地和他谈笑，直到丈夫转怒为喜。而当谢芳如生气发火之时，陈明仁就小心翼翼地回避锋芒，或沉默不语，或言他事，因此，两口子从不吵架。熟悉他们的人纷纷夸奖说：“在国民党将军之中，对原配夫人，尤其是比他还大一岁的乡村女子这样关怀爱护，忠贞专一，不娶小老婆，我们还只见过陈明仁一人。”

## 受到蒋介石的青睐

1931年，陈明仁任第3独立旅旅长，年仅28岁。当时，冯玉祥、阎锡山、石友山等联合汪精卫共同反蒋。第3独立旅归第3师师长陈继承指挥，列入刘峙所统帅的南路军的战斗序列，与北平的张学良部沿平汉线对石友山部合力夹击。陈明仁的第3独立旅任南路军先锋。在一次作战会议上，陈继承提出需要用较多的兵力和10天或半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该师所接受的任务。

陈明仁十分神气地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红黑是要听指挥的。不过，要看指挥官有没有本事。”他的几位亲信都劝他不要居功傲上。跟他当书记官的温汰沫劝他：“你不要得罪陈继承。听说他人恶，样子也长得凶，活像一个巨灵神。”

“那是摆得看的。在我们军队里，我还只佩服死了的刘团长，自己不怕死，本身过得硬。”陈明仁毫不在意。他因在蒋系队伍中青云直上，颇有几分居功自傲的气派，提出以他们的独立旅吃掉石友山。

陈继承大动肝火对陈明仁说：“你们只有一个旅，仅三个步兵团，还是不宜孤军深入，盲目打先锋。”

陈明仁则激昂慷慨地说：“黄埔精神一向以少胜众，不应把敌人力量估计过高。”“什么估计高不高？石友山的人马是三个师，9倍于你的兵力，这难道有假？”陈继承大为不悦地说。“陈师长，你不要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我马上率部前进，愿立军令状，打不赢他，我提着头来见你。”陈明仁说完，起身昂首而去。

陈明仁来到军营，集合全旅，当众立下军令状，还交给温汰沫和罗召南一份遗书：“万一险遭不幸，拜托后事。”他跨上战马，率领全旅疾驰猛进，在河北巨鹿庄与石友山主力激战，以一个旅击溃石友山两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俘获马匹枪弹无数。石部前敌总指挥钟前光踵门请降。

陈继承来到战地视察，眼见所获战果远远出乎自己意料之外，不觉面带愧色，心生嫉妒，对立功官兵无从启齿。事后，他仍认为陈明仁是“冒险行动，不足为

训”。从此两人极不相和。

讨石之役后，蒋介石打算将陈明仁提升为 89 师师长。由于陈继承暗中陷害，陈明仁落得有功无赏，只当了个 88 师副师长兼 238 旅旅长。陈明仁更加藐视“巨灵神”这类上司，但对蒋介石仍然尊敬、崇拜，认为总有一天会得到校长的赏识。他对自己的亲信温汰沫说：“好在老子还年轻，等着瞧吧。”

1933 年，陈明仁提升为 88 师师长，但又遇上了另一个“巨灵神”——当时“东路剿匪总司令”蒋鼎文。陈明仁归蒋鼎文指挥，与陈铭枢、李济深等在福州成立的福建人民政府作战。当进兵建瓯时，接蒋鼎文密电，说陈明仁师部军需科长温汰沫言论反动，有通敌嫌疑，令押解总部讯办。陈明仁对此置之不理。将密电留下不批。温汰沫为他担心：“这样做，行吗？”

陈明仁果断地说：“有什么行不行？不要怕，你还是做你的事，天塌下来，有我顶着。”

后来，在蒋鼎文多次催促下，陈明仁给蒋鼎文回了一个电报：“已将温汰沫放在本师特别党部反省。”实际仍留在他师部工作。蒋鼎文对此大为不满。

福建人民政府被蒋介石的中央军打败以后，88 师移驻延平，仍归蒋鼎文指挥对闽赣工农红军进行“围剿”。1934 年夏，陈明仁所属的 238 旅在沙县被红军击溃，旅长陈平裘落荒而逃。陈明仁埋怨蒋鼎文对红军情况判断不明，不该将全师主力分割使用，便对总部派来的联络人员破口大骂：“老实告诉你们，我陈明仁天不怕，地不怕，这场官司可以打到蒋校长那里去！”当蒋鼎文到防地视察时，陈避而不见，蒋鼎文对此积怨甚深。

后来 88 师移驻龙岩。蒋鼎文趁陈明仁师在沙县战役所损失的兵额未及补充之前，即派出点验组到前线突击点名，对其招募在途的新兵统统指为缺额。蒋鼎文就给陈明仁安上“大量吃缺，贪污粮饷，一贯骄傲，不服调遣”的罪名报告蒋介石。不久，蒋介石给陈明仁来电：“88 师师长以副师长陈琪调升，陈明仁来见。中正。”

陈明仁来到庐山，恭恭敬敬地去见蒋介石，本来是准备挨骂的。他知道蒋介石骂人是突然发作的。谁知蒋介石见面便说：“调你回来，继续深造。就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学习，编在第 1 大队任大队副兼中队长。”

蒋介石为培植个人势力，消灭红军，兴办了庐山军官训练团。陈明仁就任副师长、师长之职期间，曾两次参加集训，接受“剿共”和“忠于校长”的教育。1933 年，他参加了对豫鄂皖红军的进攻，奉令在七里坪、新集两处“进剿”红军。同年，他率部进驻龙岩。一天，“围剿”红军的东路指挥官蒋鼎文给陈明仁拍来一封密电：“查有一部分国军官兵被红军俘获后，经训练释放回你部作策反工作，署将这部分人扣押，予以断然处置。”陈明仁立即将被红军放回的国民党官兵关押起来，并派一部分人化装成犯人，混入狱中进行侦察，查获了数十人并予以枪决。陈明仁在自传中对此深感内疚。

陈明仁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学了几个月之后，2师师长黄杰突然告诉他，蒋介石准备调他到2师任参谋长。

“师参谋长！什么时候降了我的级？我犯了什么王法？”

“这……”黄杰笑而不答。在陈明仁再三追问下，才说：“我也不知道校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你去问问师母吧。”

陈明仁找到宋美龄，劈头就问：“我究竟犯了什么事，要降级使用？”

宋美龄笑容满面地说：……这是校长对你的考验，要磨一磨你的傲气，也是他对你关心。大家都说你太居功自大了，把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你就做个样子给大家看看嘛。本来是师长，现在连黄杰手下的参谋长你都愿意当，那还有什么傲性可言？那些对你的冷言冷语不也就不攻自破了吗？”

陈明仁感到啼笑皆非，沉默一阵之后，对着师母也像是对自己说：“军人红黑以服从为天职。去就去吧，我也不是只能上不能下的人，大丈夫能屈能伸。”

不久，陈明仁从2师被调了回来，去担任国民党军委会参议的闲职。1935年，陈明仁被调到陆军大学第13队学习。陆军大学是当时国民党惟一的一所高级军事学府。如果说陈明仁在黄埔学习是专心致志，那么在陆大“深造”则完全是为了捞取资本。他在陆大学习了三年，自认为是“鬼混了三年”。1938年春，陈明仁手执陆军大学毕业文凭，堂而皇之地到军政部上任，当了军政部的副部长。元月底，陈明仁被任命为预备2师师长。这个师是贵州省的保安团队编成，官兵没有经过正规训练，军事素质极差。陈明仁到湖北咸宁接任，第二天便奉令开赴九江作战。

预2师来到战区，陈明仁抓紧时机日夜训练官兵。经过争分夺秒地训练一段时间，部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九江战斗打响以后，有8个师都在日军“武士道精神”面前溃不成军，惟独陈明仁师猛打硬拼，坚持不撤，等待援军，终于完成了作战任务。

## 成了青红帮的“大哥”

1942年，预2师参加桂南会战后，补充了三个团的四川新兵。这些四川兵多半是青帮、红帮兄弟。帮派组织的势力特别强大，以致军纪都靠帮派关系来维系。该师副师长洪行便是一个青帮分子。陈明仁惟恐他利用帮会势力“吃掉”自己。他认为要站住阵脚，自己必须既是师长，又是他们的帮会大哥。于是，他托人到贵阳找到了帮会头目陈葆元，以3.3万元法币让陈葆元给带上一个“帮会前辈”的桂冠。陈葆元接受重金之后，当即以个人名义举行宴会，邀请与他有关的青帮头子欢聚一堂。酒过数巡，陈葆元当场介绍：“陈师长是我20年前的高足，各位都应以大哥相称。”陈明仁醉意熏熏，逢场作戏，频频举杯。宴罢，陈明仁乘着酒兴，又在赌场洒下了一大堆银元。预2师一些辈份大的哥们儿都参加了这次宴会，回去之后，便和

其他小兄弟绘声绘色地吹嘘宴会盛况。“陈师长是我们的前辈”的美称便传遍全师，陈明仁的威信在帮派中也随之增高。

同年，陈明仁与红帮也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他常去贵阳师管区司令胡启予家里打牌，胡是红帮分子，每次登门之后，陈明仁总是习惯地随便把帽子放在胡启予的桌子上，两只手套置于帽内。这一无意举动都巧合了红帮暗号。胡启予误认为陈明仁也是红帮哥们。从此，两人更是常来常往，称兄道弟，好不亲热。

这年夏天，蒋介石令陈明仁率部去川南接管周成虎的防区。周是四川军阀刘湘部下的一个师长，驻守泸州，管辖川南八县，不听国民党中央的节制。蒋介石曾多次派人接防，都引起武装冲突，无可奈何。陈明仁接受任务后，根据以往的教训，决定智取川南。他与胡启予商量对策。胡说：“别人接防难，而你以大哥身份去，准保马到成功。”陈明仁忙问：“此中有何奥妙？”胡答：“据我所知，周成虎是我红帮兄弟，大哥用此关系前去接防，保你万事如意。因红帮兄弟都是非常讲义气的。”

陈明仁连声叹道：“兄弟良策，兄弟良策！”但转念一想，自己并非红帮一员，完全靠冒充是不行的，何不弄假成真。于是他坦率地问胡启予：“我还没有入红帮，如何取得红帮的资格？”胡启予热心相教。次日，他带陈明仁到一所古庙会见一位长者，介绍陈明仁是某山某堂某哥，随即又说了一通不为人所知的帮话，然后请那位长者写了一封引荐信。

回到司令部，胡启予又告诉陈明仁一些帮会语言和规矩，然后叫他带着那封信到泸州以后交给某红帮头子，定会获得红帮头子的关照。

陈明仁按照胡启予的指点，带着一些钱财和那封介绍信，从贵阳启程到泸州。先把引荐信交给某帮会头子，献上厚礼，再去拜访周成虎，避而不谈接防之事。陈明仁为了取得周的欢心和好感，与他在一起混得不分你我。周成虎见陈明仁真够“朋友”，甚讲“哥们儿义气”，便叫他搬到家中同住，朝夕相处，无所不谈，情同手足。与周结为“知己”之后，陈明仁这才讲出蒋介石要他率部接防川南之事。周成虎沉思片刻，胸怀豁达地说：“中央要我交出八县，不管是什么大人物来，我都是以枪炮相送，子弹相见，我周某什么也不怕。今日看在你陈大哥的面上，我乐意将川南八县交给你，欢迎贵部早日到来。”

陈明仁喜出望外，一巴掌拍在周成虎的肩上说：“谢谢周大哥。永远不忘兄弟之恩。”当面重谢了周成虎和其他红帮头目，接着又趁热打铁提出接防的具体时间。周成虎当机立断：“我马上下令调走部队，让你来接。”周说话算数，履行诺言。陈明仁不费一枪一弹，未损一兵一卒，接管了川南八县，使之统一于蒋介石旗下。蒋介石后来赞道：“陈明仁有勇有谋，是吾名将也。”

然而，事物各有利弊。不到两个月，全师各级军官绝大多数都加入了青红帮组织。预2师一时出现称呼师父、师母、大哥、小弟、徒弟之风。其中有些人还与当地帮会分子狼狈为奸，为非作歹。师部司号长黄桂生因赌博输了钱，便伙同当地帮

会分子拦路抢劫，被黔西县政府押解到师部。县府并向贵州省政府控告此事。陈明仁为了挽回影响，重整军威，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枪毙了黄桂生。

黄桂生被处决后，陈明仁召集全师官兵训话，下令取缔全师帮会组织与活动。他厉声骂道：“从今天起，师里再不准有青红帮。如果再查出来，不管他是谁，都要按军法从事。”预2师盛极一时的帮会活动，从此销声匿迹。

## 不买蒋介石的账

陈明仁性格倔强，居功自傲，特别是对待上级，就是在蒋介石面前，也不忍气吞声。

1941年4月，蒋介石在缅甸与盟军协商部署中国远征军之后，回国在昆明小憩。住在云南省长龙云的别墅里。这时，陈明仁已是预2师中将师长，率部开往云南。陈明仁一贯治军很严。部队进驻昆明附近后，蒋介石曾亲自打电报嘉奖陈部“纪律严明，为人滇部队之冠”。但当蒋介石在昆明召开军事会议时，见所有的将领着装整齐、皮鞋锃亮，惟独陈明仁穿着士兵的破棉衣，对陈大为不满，当面斥责他不成体统，有损军容。陈明仁不以为然。

无独有偶。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不久，又应龙云邀请，偕同宋美龄去昆明西山赴宴、游览，有卢汉、宋希濂、杜聿明作陪。路过壁鸡关时，蒋介石发现公路旁施工的士兵穿得破烂不堪，军容不整。蒋介石因身穿便衣，官兵又未向他敬礼，大为恼怒，斥问：“这是谁的部队？”随行者报告是陈明仁的部队。原来，陈明仁规定，部队施工时，把好一点的衣服收起来，全部穿破烂的，像个修工事的样子。

蒋介石闻此大为不悦，一回到昆明住地，便令陈明仁的上司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叫陈去见蒋。陈明仁没有及时去见蒋，却在离昆明30里的安宁指挥修筑工事。蒋介石怒火更旺，一气之下，将陈明仁改调71军副军长，明升暗降。撤职令下达之后，又限陈明仁两天之内交接清楚。陈明仁茫然不知所措，不知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王法？心中升起一团无名火。

过了两天，蒋介石派阮肇昌坐汽车到安宁找陈明仁，要他到昆明见蒋。陈明仁自知此去凶多吉少，便向家人说：“此番一去，兴许难以归家，你们好自为之。”

陈明仁来到蒋介石的住所。他以惠州城冲锋的劲头，径自往会客室走去。正好这时蒋介石从楼上下来，见陈明仁怒容满面，便态度和蔼，以校长兼领袖的身份，慢条斯理地说：“你这个师长没当好嘛，希望今后多加努力。嗯！”陈明仁余怒未消，一听斥责，便反问蒋介石：“我什么地方没做好？是作战不好？还是训练不好？论作战，我每次得奖赏，还是你授给的；论训练，每次校阅成绩第一；论纪律，前不久你还打电话嘉奖我部纪律严明，何曰今日就不好了呢？怎么能出尔反尔？”

蒋介石原本想开导一下陈明仁，未想到反被他弄得处境尴尬，便怒不可遏地

说：“你们的部队衣服没穿好，俨然像群叫花子，有伤军容国体。”陈明仁无所畏惧地顶撞道：“我的部队服装不整齐不能怪我，只能怪你自己。衣服是你制发的，质量如此低劣，穿不到几个月就烂了。去年只发四成新的，真不像话……”陈明仁不但不认错，还强调后勤部历来发给该师的衣服既少又不及时，同蒋介石争辩，气得蒋介石面如朱红，连忙挥手吼道：“没有这回事，我看了这么多部队，还没有像你这个部队的。”沉默一会儿之后，陈明仁语气稍为缓和一点说：“你来昆明之前，宋希濂就打电话通知我，叫我不让穿烂衣服的士兵外出，我当时就反对。我是站在黄埔学生的立场上，使你知道部队的实际情况。”蒋介石从不服输，继续追问：“那么70军为什么没有穿烂衣服的？还是你的问题，你为什么不想办法？”陈明仁也继续争辩：“巧妇难做无米之炊。我手中无钱，你又发的是实物，叫我去偷去抢不成……”陈明仁的过激言词，使蒋介石恼羞成怒，便吩咐侍从叫宪兵将陈明仁押起来。陈明仁暴跳如雷，大声叫道：“我犯了什么罪？莫说押我，就是杀头我也不服。我陈明仁这个中将师长是多年流血流汗拼出来的。”他一面怒气冲天地说着，一面把中将领章撕下来往蒋介石面前一扔，说：“这是什么国家中将，押就押吧，倒看把我陈明仁怎么办！”说罢，他一把拉住准备扣押他的宪兵营长，叫他马上把自己送重庆“法办”。蒋介石气得直冒冷汗，连声说，“成何体统！成何体统！”

不一会儿，云南省长龙云来见蒋介石。蒋余怒未息，告以刚才与陈明仁争吵之事。并说陈明仁侮辱领袖，要给他点颜色看看。龙云劝蒋介石：“陈明仁顶撞领袖固然不对，但那个人比较实在。他初来见我时也是穿一套破烂不堪的棉衣服，我还以为他是一个勤务兵哩。后来才知道他是预2师师长，就问他‘部队何时到达？’陈说‘部队已过昆明三天，是夜间通过的。’又问他‘为什么夜间通过呢？’他回答：‘一是部队历年在前线作战，不愿使士兵看到繁华的城市，以影响士气；二是穿着破烂，怕人讥笑，以伤国体；三是晚上通过不会妨碍交通。’依此看来，陈明仁还是蛮不错的哩！”龙云这番话，使蒋介石的怒气消释了许多，加之关麟征也讲了一些夸赞陈明仁的话，蒋介石才恍然大悟，不禁叹道：是啊，千军易得，良将难求。他立即告诉侍从：“叫陈明仁回去好了。”侍从室主任打电话叫宋希濂、杜聿明等把陈明仁用汽车送回师部。

陈明仁回到师部，思绪万千：继续从军吗？他担心蒋介石会不会容得他这个敢于犯上的逆子；辞官还乡吗？又舍不得闪光的军阶。过了几天，他得知蒋介石从外地返回昆明，便在宋希濂、杜聿明陪同下再次晋见蒋介石。

陈明仁仍然不经侍从室就直奔会客室。蒋介石的举动出乎陈明仁的意料之外，蒋以校长问学生的口吻说：“最近读了一些什么书？到71军任职了没有？……”陈明仁深受感动，向校长检讨自己“在态度和言语方面多有失敬的地方”。蒋介石操着江浙口音，一边摆手，一边连声说：“那是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

坐在一旁的宋美龄也安慰陈明仁：“校长责备学生，是爱护学生嘛！学生在校



长面前发脾气，只要认了错，也就没事了。”

## 血战昆仑

陈明仁深深热爱着自己的祖国。眼见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和殖民奴役我半壁河山，造成赤地千里，饿殍载道，哀鸿遍野之惨状，他的心中无比悲愤，决心为中华民族雪此奇耻大辱。因此，他在指挥抗日的战斗中，英勇果敢，出师必胜，屡建战功。

1940年11月15日，日本侵略军以三个师团的兵力，于广西钦州、防城登陆，陷南宁后，沿南宁至桂林的公路向柳州袭扰，并派出得力部队占据昆仑要隘，作为其继续侵略我西南的战略基地，企图切断湘、桂、黔的交通线，对湘、粤、桂形成战略包围。

昆仑关位于广西邕（南宁）宾（宾阳）公路的中段，从此地向西南，经八塘、六塘至南宁约40公里，向东北经思龙、芦圩至宾阳约30余公里。邕宾公路两端的南宁和宾阳，地势平坦，海拔在300米以下。但愈近昆仑关，地势则愈高，在五塘与芦圩之间，海拔在600米左右。沿途群山叠嶂，绵延不绝，且多悬崖深谷。昆仑关雄踞于两山之间，不但有高屋建瓴之势。而且仅有一条由数百年前的旧式驿道加宽改建成的邕宾公路通过，具有“一夫当关，万人莫敌”之势。

这个地势险要的昆仑关，从古到今乃皆兵家必争之地。大凡若守南宁，必先守住昆仑关；若攻南宁，也必先取昆仑关，能得昆仑关，则下南宁就易如反掌。

宋朝名将狄青，于仁宗皇祐五年（1053）借元宵节日，率精锐冒雨取捷径袭占昆仑关，大破于西南称帝的部族首领侬智高，乘胜直下邕州。侬智高逃大理，广西从此平定。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昆仑关大战，昆仑关亦以此扬名。

是年，昆仑关守敌是日军最精锐的坂垣第5师团。该师团非常狡黠，是最能打硬仗的劲旅。原师团长坂垣征四郎到昆仑关会战时已升调，继任师团长为今村均。

这个师团参加侵华战争，可谓“战功显赫”。自夺占万里长城之八达岭始，继而察南，再晋北，直至平型关诸战役，均为主攻。平型关遭败未伤元气，遂又攻山西忻口，夺太原。而后，他们曾转战河北，渡过黄河，侵略山东。在台儿庄和徐州西江会战中，被我击败。整军后驱南粤侵占广东佛山一带，以后又调回山东整训。不久，又奉调来桂南，这次是经过整编后，重新走上战场的精锐部队。

敌人进侵桂南，即开始执行他们自称的“对大陆最后的攻击”，所以决心与中国军队决一死战。

争夺昆仑关是关系整个西南战局的一次重大战役行动，担任攻城任务的是国民党第5军。军长杜聿明接到命令后，自12月12日起作攻夺昆仑关的战役部署，率部陆续向指定地区挺进，准备阻击敌人北进。17日，在昆仑关附近地区，与日军遭